

少年讀物



# 朝鮮少年近衛隊

朝鮮 朴根淑等口述 蘇聯 少先真理報記者等筆記 楊漢泉等譯

青年出版社

## 目 錄

- 朝鮮少年近衛隊 ..... 朝鮮少年團員朴根淑口述 ..... (一)
- 朝鮮少年近衛隊 ..... 朝鮮少年團員李秉三口述 ..... (二三)



少年近衛隊組織委員朴根淑像

## 朝鮮少年近衛隊

朝鮮少年團員朴根淑口述  
蘇聯少先真理報記者筆記  
楊英泉 鄒 鄧 譯述

## 爸爸跟他們去打美國鬼子了

我今年十四歲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，總指揮部有命令下來：人民軍暫時撤離城市。我爸爸要跟他們一起走。雖然我的三個哥哥都已經在打仗，但是爸爸仍舊決心拿起武器，上前綫去。他不能讓美國鬼子來糟蹋我們的土地和人民。

媽媽在替爸爸收拾行裝，我們這些孩子圍住爸爸，坐在地上。這是最後的一個晚上，爸爸給我們講的是最重要的事。他說到「青年近衛軍」的故事，說到在遙遠的克拉斯諾頓（註）城的男孩子女孩子們。我們聽着他的激動的話，眼睛前面就現出了生動的畫面。在夜裏，柳巴和邱列寧偷偷地跑到冷落的街道上，放火燒了德國人的交易所。他們敏捷的爬上屋頂，在那兒掛起了紅旗。

有人在敲窗。

「是時候了，」爸爸說。「其餘的等勝利以後再講吧！」

我們一直送爸爸到郊外。回來的時候，一個同路的女人跟媽媽說：

「你最好躲一躲。你是民主婦聯的會員，美國兵來了，對你沒有什麼好處。」  
媽媽接受了勸告，第二天，我們就搬到了一個小村子裏。

### 警察把我們推到街上去

美國兵佔領了城市，李承晚匪軍開進村子來。有一天，收容我們的那個女人滿面淚痕的跑回來說：

「廣場上貼出了佈告：隱藏勞動黨員和民主婦聯會員的人，一律槍斃。」  
大家不作聲。媽媽不安起來，說：

「孩子們，我們不能連累別人，還是回去吧。」

我們回到城裏。我家的大門敞開着，所有的東西全被搶走了。媽媽問房東：

「這是誰幹的？」

房東聳聳肩膀說：

「是美國兵，難道你還不知道？」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房東跑來對我們說：

「你們要搬出去。我不能把房子租給人民軍的家屬，——我不能冒這麼大的

險。」

不管媽媽怎麼說，房東還是不改他的主張。他警告我們說：「假如晚上還不搬，第二天一早，李承晚的警察就要來抓我們。」

果然，第二天清早，警察就來了，不問情由的把我們推到街上。

媽媽在郊區找到了一間許久沒有人住過的破茅屋。屋頂透天，四壁漏風。從早到晚，我們只是忙着找我們可以吃的東西。已經是十二月了，風像尖刀一樣，還時常下雨。

### 姐姐是被美國鬼子弄死的

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們。但是有一天黃昏時分，我們已經睡了，警察來敲門了，喊着我母親的名字。他說：

「好容易把你找着了。在這張傳票上簽個名，早日到局裏來投案。你甯想再躲，就是鑽到地底下去，我們也找得着的。」

警察去了。姐姐勸媽媽快快逃避。可是媽媽說：

「我逃走了，你們怎麼過呢？去就是了。我從沒有做過壞事。」

媽媽上警察局去了。我們一直等到天黑，我們睡不着覺。可是一直等到天亮，媽媽還沒有回來。我跟姐姐就上警察局去找。警察帶我們去見一個美國軍官。姐姐問：

「爲什麼要抓我們的媽媽？」

翻譯員翻譯了她的話，跟着翻譯美國軍官的回答：

「你母親是共產黨員，我們就是來肅清共產黨的。懂嗎？」

姐姐再要問，美國軍官却不再回答了。翻譯員說：

「因爲你媽媽撫育了三個人民軍。回去吧，你們不用等她了。」

姐姐大叫起來：

「你們要是把媽媽殺了，人民軍回來的時候，你們瞧吧！」

翻譯員把姐姐的話告訴了美國軍

官。美國軍官跳了起來，舉起拳頭，朝姐姐臉上就是一拳。一羣美國兵擁上來，把姐姐拖到隔壁房間裏去。我聽見姐姐的尖叫聲，想衝進去救她。警察攔住了我，說：

「滾，傻姑娘，快點滾，不然就打死你！」他把我推出了大門。



過了兩天，幾個不相識的人用簾子把姐姐抬了回來。姐姐喘着氣，她認不清我們了。我們守護着她。第二天早上，姐姐死了。

我們親自把姐姐埋在茅屋附近的空地上。我們放聲大哭。現在只留下三個人了——弟弟，妹妹，還有我。

### 不接受匪幫的毒化教育

我們的日子很艱難。我用美國兵扔在垃圾堆裏的空罐子來煮些草給弟弟妹妹吃。要是弄到一點兒稀粥，那就是最珍貴的食品了。我必須照顧弟弟和妹妹，我是他們的姐姐，現在又要代替媽媽。

但是還不讓我們安靜，一個美國鬼子到茅屋裏來找我了，他說：

「朴根淑，你是你班上的老師。明天我們就復課。你不能耽誤功課。」

我說我不能上學，我不能丟下弟弟和妹妹。

「你不願意在新制度下面學習嗎？」美國鬼子叫了起來。「我命令你去學習！」他舉起手杖打我。

我回到學校裏。一切好像都跟以前一樣。學生全是我的老同學。上課了，老師走進教室，看見了我，就裝着很詫異的樣子問：



「你怎麼坐在前排？」

一個同學站起來回答。他說我是最好的學生，老是坐在前排的。

「胡說！」老師指着最後一排說。「快搬到後邊去。」

我照着他的話做了。他就開始講課。他說人民政府是最壞的政府。他說美國人是朝鮮人民最好的朋友。就是最小的學生，也知道他說的全是哄人的話。我不再聽他。我想起了過去的美好的生活，想起了少年先鋒隊，想起了熱烈的集會，旅行和小組學習。

老師的吆喝打斷了我的思路。

「朴根淑把我剛才說的，照着說一遍。」

我沒有聽他講，就是聽了，我也不肯重複他那些不要臉的騙人的鬼話。我低下了頭，不作聲。

「你聽不懂嗎？」老師大叫起來。「我看，你是班上最笨的一個。」

好吧，——我想。這樣也許會把我趕出學校。

下了課，老師不放我走，他把我帶到棧長那兒。

校長惡毒的望着我。他穿着李承晚匪軍的制服。

「是真的嗎，你討厭學校的新制度？」他問。

我不作聲。

「我要打死你這個傻瓜！」校長狠狠的說。他叫我舉起兩隻手，跪在牆角裏。  
「就這樣跪着，一直跪到天亮。」

我仍舊不作聲。我咬緊了嘴唇，爲了不願意在他們面前哭出來。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一點鐘，兩點鐘，……天漸漸昏暗了，我趁着沒有人，就爬出了窗子，逃回家裏。

弟弟和妹妹睡着了，我獨自一個人哭泣起來。我躺在地上，望着破屋頂縫裏的漆黑的天空。我不應該再上去學，但是我能做些什麼呢？我想起了爸爸講的克拉斯諾頓城的故事，想起了那些寧死不屈的俄羅斯青年。但是我只有一個人，一個人有什麼辦法呢，假如這裏也有了組織……

幾天以後，我聽人說，在二十五公里外的一個村子裏，出現了一羣勇敢的人，在跟美國兵和李承晚匪軍進行鬥爭。  
我決定到那個村子裏去找他們。

「少年近衛隊」組織起來了

深夜，我終於到達了那個村子。天黑得很早，還下着夾着雪片的小雨。我在黑暗

中幾乎摸索了半夜。

茅屋的大門都關得緊緊的。兩個李承晚匪軍在街上來往巡邏。我躲在一條小巷子裏。

我想：只有等天亮了再去尋找他們。

雪飄個不住，又是濕，又是冷。突然，我看見巷子的那一頭有兩個人在貼傳單。我向他們跑過去。他們中的一個回過身來，抓住我的胳膊。

「不要作聲，小姑娘。」他說。「你沒有看到什麼嗎？」

「走吧！」

另外一個拉着他的手就要走。我立刻懇求

他們：

「不要去下我！他們殺了我的姐姐，還要殺我的媽媽。請你們幫助我……」

「走吧！」那個人又說。——這一回是對我說的。

我跟着他們，穿過一條最窄最暗的巷子，走進一間茅屋。



茅屋裏充滿了溫暖。隔壁的房間裏冒出一陣陣教人流唾沫的飯香。桌子上有盞燈，旁邊坐着個頭髮斑白的男人。他眼光很銳利的打量着我。

「你是美國兵派來的嗎？」他問。

「不，我是自己人。」我哭着回答。

「不要哭。我不會把你怎樣的。」

「我不是爲了這個哭。」

「你要吃東西嗎？」他微笑了。

「要。」

我好久沒有吃大米飯了。他們給了我滿滿的一碗。我請求他們給我帶一點回去給我那可憐的弟弟妹妹。

我把我的全部經過告訴了他們。我講了很久，他們靜靜的聽着，沒有打斷我的話，也沒有提出任何問題。那個男人垂下了白髮斑斑的頭，把手遮在額角下面。

「你哭了嗎？」我鎮靜的問。

「不，我在想。」他說。「我想，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，要跟他們算帳。他們在我們土地上造成一切痛苦和災難，都要受到清算。」他沉默了一會，又說：「你跟我一塊住吧，就做我的女兒。」

「不，我要回去。」我說。「我恨死了他們。我要鬥爭。」

「你怎麼想到要鬥爭呢？」

「你讀過『青年近衛軍』沒有？」我問。

……我們在桌子邊上一直坐到天亮。在黯淡的燈光下面，我們訂下了鬥爭的計劃——「少年近衛隊」的計劃。這個老年人——農民出身的勞動黨員，游擊隊的地下工作指揮官——是這個計劃的創造者。

我回到城裏。現在，我知道怎樣來進行鬥爭了。

我決定先把這計劃告訴先前的少年先鋒隊的指導員朱熙洙。我走進她房裏去的時候，她正全神貫注的在做刺繡。可是在桌子上，我看到一塊墨和一枝潤濕的筆。

「我恨死了美國兵。你死？」我問。

「你是什麼意思。我要上警察局去告你。」她說。

「不會的。你無論如何不會出賣我的。」我說。跟著，我把「少年近衛隊」的計劃告訴了她。她把膝蓋上的刺繡放過一邊。我看到，她膝蓋上有好些寫好的傳單——號召朝鮮人民鬥爭的傳單。

我們把所有的最積極的少年團員都找了來，和他們懇切的談話。我們的「少年近衛隊」司令部建立起來了。

司令部的全體隊員都參加了第一次會議。晚上，在我的茅屋裏，我們沒有點燈，爲了不叫惹人注意。月光從屋頂的破縫裏照進來，風在空地上捲弄着枯葉。

我們坐成一圈：

文濟昌、康炳福、崔

采初、金翁剛、彥明

勳、朱熙洙和我——

一共是七個人。我們每個人依次站起來，翻開了「青年近衛軍」，用手電筒照亮了，唸上面的誓詞。我們的誓詞跟青年近衛軍的誓詞差不多是一樣的。

「我，文濟昌，參加『青年近衛隊』，我在自己的戰友面前，在受苦難的祖國大地面前，在全體人民面前莊嚴的宣誓……」



同志們推我做組織委員；推以前的分隊長文濟昌做指揮官。「少年近衛隊」正式成立。

### 匪幫的學校被我們搞得停課了

少年近衛隊開始行動了。

學校旁邊的冷僻的小路上，有一個孩子在玩耍，他用小竹棒敲着洋鐵罐。沒有人會注意他；即使警察走過，也不會去干涉他。突然，他用小竹棒彈出一塊石子。「噹」一聲，學校二層樓的一塊大玻璃立刻打得粉碎，——是第六班的窗戶。跟着又是一塊，十分正確，——是校長辦公室的窗戶。

要是在先前，誰這樣做，就可能被開除隊籍。可是現在，正因為他是少年團員，所以才這樣做。這是少年近衛隊司令部派他去做的。司令部通過了決議：不惜以任何代價，使學校停止上課。我們決不容許李承晚匪幫的教師在我們的腦子裏灌輸法西斯的毒素。

我們司令部的隊員到每一條街上去，動員孩子們不要去上學。我們向他們說明，爲什麼要這樣做。但是校長靠了警察的幫助，又復課了。我們不得不採取最後的手段，把學校的玻璃全部打碎。

有一天，我們的一位英雄給捉住了。他們把他關在校長的辦公室裏，直到深夜才放他回來。我們問他的時候，他毫不在乎的說：

「他們打我，爲了我打碎了玻璃。」

「你承認了嗎？」我奇怪的問。

「少年團員是從來不撒謊的。」

「對同志是不應該撒謊的。」我向他解釋，「可是對敵人，我們應該隱瞞。你可以說，爲了打鳥，不留心把玻璃給打碎了。」

又有一天，二十五個孩子給捉住了。他們一致回答，爲了打鳥，不留心把玻璃給打碎了。校長用糖果騙他們，又恐嚇他們。可是他們誰也沒有說出來，是誰叫他們去打碎玻璃的。

晚上，我問他們：

「爲什麼你們不把我說出來呢？」

「少年團員是不出賣自己的領導的。」孩子們回答。

風毫無阻攔的吹進教室。坐在教室裏，甚至穿了棉大衣還要瑟瑟的發抖。學校只得停課了。



## 我們和美國接綫生的鬥爭

美軍聯隊司令部、憲兵司令部、糧食管理局佔據了我們的學校。他們沿路安上了電話綫。

司令部決議：切斷美軍的交通聯絡綫，派金翁剛跟我去執行這個任務。上，我們到了美軍司令部附近，決定就在這裏，把電綫割斷。

門口站着哨兵，街上冷清清的。金翁剛把電綫割開，我把電綫中間的銅絲抽出了一大段。接着，我們又把割開的地方用膠布纏好。誰也沒有發覺。我們做得非常精細，完全跟美國接綫生一樣。

「我們跑吧！」我說。

可是金翁剛不同意。我們穿過街心，躲在圍牆後面。過了約莫二十分鐘，兩個接綫生從司令部裏跑出來了。他們用電筒照着電綫，但是一點也看不出什麼。找了半點鐘，他們回司令部去了。

「走吧！」我拉着金翁剛。

突然，司令部裏跑出了七個接綫生來，還帶着一大捆電綫。他們決定把電綫全部換過。花了半天工夫，他們才修理完畢。但是，等到天黑的時候，我們又用同樣的方